

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

(15)



主办: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

网址: <http://blog.163.com/wenxue.html> <http://www.qwb.com.cn/> <http://www.sdwenzx.org/>

散文赛区

小夏之死不是我生命系统崩溃的前兆,她的死,是一把刀插在谎言的布匹上,戳穿后,所有人看到线与线之间的断裂、残损和破碎。我初次体悟到,死亡,原来可以十八岁、二十岁,这么年轻。

我不知道那个大烟囱有何功用,或许小夏也不知,但它的存在助长了小夏对死的渴求和勇气,那么高的烟囱,那么长的路,她如何一步一步地攀爬上去呢?

许多年过去,十七楼的阳台上,我们说起她的时候,感觉天空很空,大地很遥远,从十七层到地下这段距离,是如此阔大,不可琢磨。

小夏长了翅膀般飘散下去,她在某瞬间是感觉到了自己的强大的,她的翅膀包纳着风和尘屑,她的身体轻盈得使通往死亡之路充满诗意。直到她的身体与地面接触的一瞬,她还在享受飞翔的惬意,那是跟死亡相伴的升腾意识,越来越高,越来越辽远,越来越幸福。

没有人听到她跟地面相撞的声音,连她都听不见了。

烟囱被楼房层层包裹起来,无法预料会落到哪个点上,或者挂在哪棵树上。是谁偶尔在楼上开窗,瞥眼看到厕所边的水泥顶上,摊开的那样一张姿态局促的身体。近在咫尺的死亡,让他大骇。

那时我在光洁的十八岁,在成人世界的缘齿上徘徊,渐现出腐烂的迹象。但我不以为会学小夏,用身体的消亡来化解心中纠结的怨恨。或许这是一种惩罚,对活着的人的一声谴责,但这不

痛不痒的刺伤,有什么用呢?所有的结果,不过一个决绝的姿势,跟任何人、任何事物无关。

我们很快就遗忘了小夏,冬天尚未结束。寒冷的季节是需要一分感情来取暖的。即便得不到,自己也会虚妄地去求,多么恶俗、多么卑微啊,但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有多愚蠢。

我们的本子上,一张一张地,用寒冷的笔触勾描着一个温暖的人。窝在角落里空想,或者用右手食指按那架大钢琴的黑白键,爱情的故事,多么形象又多么遥远啊,你思慕的人在远方、天边,在一切你所不能达到的地方。

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段看似灰冷的颜色,无法跟明亮结缘,成为不和谐的色调,不可思议。而若干年后,你已不再年轻,惊回首,发觉整场青春原本就是一幅色彩斑斓、多姿多彩的画,那笔灰冷,因其清峻,而使生命色彩浓郁热烈。

当然,我们都会轻言放弃生命。我的朋友赴男友的约会,包里带着锋利的闪着亮光的刀片,好在她完好无损地回来了。但这样充满矛盾的爱,得不到又舍不了,的确是年轻的她的难题,没有一个合适的解,来使命题验算成立。

而我,连一个拿刀的机会都没有。如果你的爱,是一厢情愿,自娱自乐,自生自灭,这算什么?没有题目,只有一个得数,随手写下,无人问津。

多年后,我喜欢在左手腕上戴很多饰物,裂帛的木镯子,印了花的、羽毛的、裹了布的素拙,

腕 饰

□作者:指尖

苗银、藏银暗淡而清冷的质地,两三个套在一起,走起来,哐当作响。最简单,也会是一个带子宽宽的腕表。这不能说明我有多时尚,也不能说我对某些饰物有狂热的偏好,所有这些腕饰,不过是见证时间的一种工具,它们掩藏着我曾经的幼稚和莽撞,掩藏着我无法裸露于外的伤痕和隐痛。

我承认,我在不长的时间里选择了小夏的路,但没有任何征兆。我平静得若每天清灰的天气。城市中到处流传的都是冷漠,假面的敷衍,虚伪的问候,令人不堪。即便如此,我也渐渐接受。但内心却如火焚,它烧不到任何人,我的身体没有一处缺口,可将它释放出来。我想,我就要被自己烧死了。可是,我又得装出个好样子,放置到冷漠的人群中间。我还得去探望,去承受最不能承受的他的幸福。而他的幸福,原本该是我的。

那场雪后,我跟朋友都跌倒在大雪里,真疼啊,疼得自己都撑不起自己。相视,泪眼,面前的一切,都成为伤心欲绝的理由。我们从未如此痛哭过,没有声音,眼里的泪,流到冰冷的雪地里。长河亦如此啊。

无须躲藏,我把所有喜爱的书籍和物件集中放在一个旅行包里。它们会跟随谁,走过高山河流,到达我的意愿之所,被掀翻,或丢弃,我浑然不觉。亦无须担心被谁发

现,我有现成的死亡工具,有充足的个人空间和时间。只有寒冷,是我所不能克服的。炉火是如此暗淡。我的日记里早已不止一次地流露过死的心念。我幻想着跟每个与我相关的人对话,在他们面前,我如此地委屈和不甘,而理直气壮的生存又令我恐惧。我唯独没有给他写下一个字。我没法写出他的名字,即便写出,又跟他说什么呢,说自己这般卑下地景仰、乞求吗?还是命令他给我所需?都不能,我只能默默死去,无望地死去。而后,会有人风传,一个生命的消失中,夹杂着让人动容的暗恋。

穿戴整齐,我没有多余的钱去购置一套死去的新衣。而那把刀够锋利,只轻轻割一下我的手腕,便有血从它的刃上渗出来,并不疼,可是血却让我感到了死亡的靠近。那些血,在冬天寒冷的屋子里,鲜红而年轻,我知道小夏没看到自己的血,如果她看到,会不会停下飞翔的翅膀呢?血把我冰冷的手掌染红了,那是温暖的血,远非我想象中

结了冷漠的冰,我突然万分珍惜,对面前的这一切,暗淡的炉火,手

稿、晾在炉边的黄手绢、窗外的人声,还有弦月,远方的父母、姊妹,朋友,还有他。

第二天我的手腕上就裹着那条黄手绢,我用右手握住,纤细而可怜。叹口气,我终是找到了身体的出口。

我的笑容,不再那么浅薄。也不再跟他们嬉闹,甚至,选择远离,他,和青春。

许多年后,有人在我的文章中发现,我曾轻描淡写地说起过自己雕刻在手腕上的伤花,无法相信,我可能这样做过。那个伤疤已愈,如果不细看,但那隐隐约约的白痕,还是昭示了一些故事的存在。这是光阴给我的礼物,醒目而完美的饰品,虽然我在它上面覆盖了更多更夸张的腕饰,但你也知道,镂刻在身体上的东西是无法流逝的,即便被掩藏,依旧散发幽光。

▲点评

生命的伤感、青春的疼痛
溶浸在作者细致、流动的轻言细语中。阴郁、沧桑、超拔,文字如月光一样清冷,又似月色一样明净,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才会如此聆听生命的拔节之音。思维和情绪有一种强大的穿透力,读后让人沉思、让人领悟、让人感叹。

点评人:周志雄,文学博士,山东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副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。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初评委。



握 手

□作者:麦浪

来了的老D。老D跟书记、县长说我是他的大学同学,十几年没见了,想顺便见我一面。好在书记、县长通过身边的人检索到了我,于是我在盛宴进行中接到了鸡毛信。

老D是我大学一个寝室的同学,他家在省城,毕业后就分配在了省城,现在一定做了大官,不然书记、县长哪有工夫陪他呢?我这样猜测着。我不敢怠慢,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县城。赶到时,酒宴已接近尾声。

大餐桌添了一把椅子,我被安排在腿肚子对着门的地方坐下,老D坐在我的对面……

“我和他们都说过了,你人很不错的,你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,不要辜负领导的培养哦……”老D以老同学的身份帮我“使劲”,教导着我。然后又和书记、县长寒暄了一些ABCD之类。书记、县长也顺着老D的话,教导我要EFG之类。

从来没有资格和书记、县长一起用膳,面对这个阵势,我只能“嗯”、“啊”地听着,没有机会

▼点评

“握手”本是人情礼节的一种普通的表达方式,但在小说中却被赋予了深意,从“握手”的细节可以管窥到官场的潜规则和世态炎凉的人情氛围。该小说选材独特,立意深刻,叙事舒缓有致,语言诙谐幽默。当然,小说的魅力来自“握手”的多重寓意。

点评人:陈夫龙,山东枣庄人,博士,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。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。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初评委。

说一句完整的话,也不怎么敢吃菜,迷迷糊糊的,酒宴就结束了。

“好了,有机会去省里的话,到我那里去坐坐……”老D要走了,和书记、县长握完手以后,也向我伸出了手,高高的个子,让我仰视……

过了一些日子,县领导在组织部召见了我,说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表现,决定任命我为X局局长……

从组织部出来,心情一片空旷……

路上又遇见了中年小A,怕他不理我,搞得尴尬,就装着没看见。“哈哈……N局长!恭喜你啊……”我还没缓过神来,我的手已经被中年小A热情地握在了手中……



小说赛区

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年,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,我却很不幸被分配回了原籍。还好,多年的寒窗,总还换来了一份安稳的工作,一个贫穷的小县城的“大”机关,倒也还算“风光”。

我被安排在办公室搞文字。说是“搞文字”,其实文字“搞”得很少,因为办公室有个老主任一直在搞文字,不大能“用”得上我,有时候也就是老主任打好了草稿,让我帮着誊抄一遍,那时候办公室可没有什么电脑。我的第一要务实际上是扫地、抹桌子、烧开水、接电话等等,当然,还有外面来人了,去跑前跑后地服务。

当然,老主任还是很关心我的,经常教导我应该什么时候来,应该怎么打扫卫生、应该怎么样烧开水……教导完以后,他就会斜靠在椅子上,满意地抽着烟。老主任还特别喜欢教导我怎样接待外面来的客人,特别是上级领导,甚至连应该怎样握手都翻来覆去地叮嘱。可我总是做得不好,老主任也很失望,总是跟别人说:“什么大学生,连握手都学不会!”

我也确实很笨,和领导握手,手伸出去的时间总是把握不

好,脸上的表情也不能恰到好处,有时候腰弓的角度不够……老主任经常为这事训我,训完以后还不忘开导我说:“这都是为了你好!”

在这个机关大院里,我是个新来的小不点儿,处处都得按照老主任的教导去做,包括“热情”地去握手——虽然有时候别人不太热情。但对我热情的倒是有一个,那就是对面那个“实力”机关新调来的中年小A,他握手的特征很是符合老主任的要求,据小道消息说,他是靠着老婆和县领导有那个关系,才从企业调进机关来的。当然,我是听老主任说的。

不知不觉的,我在老主任的教导下已锻炼了N个年头,资格也稍微“老”了一点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,领导看在我多年苦劳的份上,安排我下到乡镇做了一个副职领导,终于让我的腰可以稍微轻松一下了,再也不需要每时每刻地弓着,握手也不需要那么严格了。

在这个不大的小县里,像我这个年龄能够当上乡镇的副职领导,还算是年轻有为,所以,自从坐了这个位置以后,突然受人尊重起来,别人握我的手也热情

了许多,有时还伴随着很爽的笑容。

然而,好景不长,由于自己无能,以至于在这个副职位置上一干就是N个年头,而始终没有转到一把手的位置上去,连那个靠老婆调进机关的中年小A都下去当了一把手了!渐渐的,在别人眼中我逐渐失去了光泽,连握手也不是那么热情了,有时还会很关心地叮嘱你一下:“还不想办法弄个一把手啊……”当然,他们知道我根本弄不上。

更让人郁闷的是那天我进城办事,迎面遇见了中年小A,还带着几个下属,于是我热情地伸出手去……可是,我的手伸了一小半便只能悬在了空中,小A根本没看见似的,依然走着原来的路,擦过我的肩。我尴尬地回头,只见小A伸着手朝一个人热情地迎过去,“哈哈……张局长……”“哈哈……A书记……”

就这样,面对着日渐老人老珠黄,自己也日渐做好了枯死的准备。

但天有不测风云,人也有柳暗花明。

一个雨天的中午,我的一把手通知我立即赶到县城的B宾馆C餐厅,书记、县长正在那里招待省里